



Ben Fountain
[美] 本·方登 著

漫长的中场休息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漫长的中场休息

[美] 本·方登 著 张晓意 译

Ben Fountain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中场休息 / [美] 本·方登著, 张晓意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 11
书名原文: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ISBN 978-7-5442-8511-7

I. ①漫… II. ①本…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47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137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By Ben Fountain
Copyright © 2012 by Ben Fountai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6)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漫长的中场休息

[美] 本·方登 著
张晓意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强 梓 沈 悦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511-7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录

序幕 1

步兵团的二等兵 13

主要是你的脑子有问题，不过我们治得好 21

人性反应 33

如何化零为整 51

虐心 75

这儿都是美国人 109

为了上帝隔着衣服操 141

杰米·李·柯蒂斯拍了一部烂电影 159

特大号 175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191

比利和曼戈去散步 221

被天使强暴 231

如果将来你跟我说这就是爱，我不会让你失望 247

暂时清醒 257

猎杀吸血鬼换吃的 265

钱让我们真实 273

骄傲的道别 295

序 幕

B 班的小伙子们并不觉得冷。今年的感恩节天寒地冻、冷风刺骨，天气预报说下午早些时候会有雨夹雪和冻雨，但仰仗加长豪华轿车里的迷你酒吧，威士忌可乐叫 B 班人浑身暖洋洋的。轿车在球赛日的车流中龟速前进。四十分钟喝了五杯也许多了点，可是比利确实需要一点提神的东西。

刚才在酒店大堂里，一群万分激动的市民在他宿醉未醒的时候轮流上前表示感激，叽叽歪歪个不停，让他头疼得更厉害了。其中一个男的，黏着比利不放。男人看上去像一块松软发白的奶油夹心蛋糕被塞进浆洗过的蓝色牛仔裤和花里胡哨的牛仔靴里。

“我自己没当过兵，”男人拿着超大杯的星巴克咖啡手舞足蹈，坦率地告诉比利，“可是我爷爷参加过珍珠港战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接着，他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战争、上帝和国家。比利放空自己，任凭那人的话在脑袋周围盘旋、翻滚——

恐怖分子

邪恶

自由

九一一

九一一

九一一

军队

勇气

支持

牺牲

布什

价值观

上帝

比利运气不错，拿到了得克萨斯体育场靠近过道的座位，这意味着整个下午他都将第一个面对这些烦人的事。他脖子疼，昨天晚上没睡好。五杯威士忌可乐，每喝一杯都叫他更难受，可是当看到这辆加长豪华轿车——雪白的悍马，两侧分别有六个车门，黑色的车窗能最大限度地保护隐私——驶入酒店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涌起振作起来的渴望。“真不赖！”戴姆中士一拳砸在吧台上，大家为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欢呼雀跃。看来想快速恢复精神是不可能了，比利索性放弃，暗自陷入沮丧和焦虑。

“比利，”戴姆说，“不要发呆。”

“没有，中士，”比利立马回答，“我只是在想达拉斯牛仔队的啦

啦队。”

“好你个家伙。”戴姆举起酒杯，然后毫无针对性地说了一句，“麦克少校是个同性恋。”

霍利迪惊呼道：“该死，戴姆，那人就坐在那儿呢！”

没错，麦克劳林少校此刻就坐在后座上，像冰块上的比目鱼一样面无表情地看着戴姆。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见。”戴姆笑着说。他转向麦克少校，故意放慢语速，一字一顿地说：“麦、克、劳、林、少、校，长官！霍、利、迪、中、士、说、你、是、同、性、恋。”

“去你妈的。”霍利迪叫道，但少校只是瞪了他一眼，然后伸出拳头，晃了晃手上的结婚戒指。大伙儿哄然大笑。

加长豪华轿车的轿厢内一共坐了十个人，八名B班的幸存队员，加上他们的公共事务陪同麦克少校和正拿着黑莓手机打电话的电影制作人艾伯特·拉特纳。算上牺牲了的可怜的施鲁姆和身负重伤的莱克，全队总共得到了两枚银星勋章和八枚铜星勋章，不过对这十枚勋章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战斗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塔尔萨电视台漂亮的女记者问。比利想啊想，上帝知道他真的在认真思考，他从未停止过思考，然而思绪却总是溜走，飘来飘去，似有若无，难以名状。

“我不知道，”比利回答，“感觉有点像路怒症。到处都在交火，他们朝我们开枪，我就回击，我真的什么都没想。”

比利最害怕的是把开枪这事搞砸了。当兵就是这么悲惨。你搞砸了一件事，他们吼你，你搞砸了更多的事，他们继续吼你，然而在这些琐碎、愚蠢、大抵可以预见的破事背后潜藏着一件更混蛋的挥之不去的破事。这些破事压得人喘不过气，整天提心吊胆，根本看不到救赎的希望。运河战役后的两三天，比利走在砾石路上准备去吃饭的时

候，突然感到如释重负，暂时得到了解放，而他付出的气力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呼吸。这种“啊——”地长舒一口气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希望，好像并非只是一个消耗品。当时福克斯新闻的录像孕育的病毒已经开始蔓延，有传言说 B 班要回国了。这种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流言，哪个头脑正常的士兵都不会相信。结果，突然有一天，瞧，他们在接到通知的两个小时后悄悄抵达巴格达，越过大西洋，开始了“凯旋之旅”。

一个国家，两个星期，八位美国英雄。严格说来 B 班并不存在。他们是 B 连二排一班，这个班有两个小分队：A 分队和 B 分队。福克斯的随军记者管他们叫 B 班，于是他们就以这个名字在世人面前亮相。如今旅程即将结束，比利觉得浑身软绵绵的。他吃得太多，又休息不足。睡眠惺忪、体力透支的比利回想起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不禁感到伤心和怀念。他们半夜三更被推上 C-130 运输机。飞机盘旋升空，离开了巴格达。施鲁姆也躺在机尾覆盖着国旗的棺材里，跟他们一起回来。飞往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途中，一直有几个 B 班的兄弟陪着他。不过这会儿比利想到的是另一些人，跟他们同乘一架飞机的二十几个不同肤色和口音的平民。不是间谍，他们太胖了，做不了间谍，脸上也摆着不关心世界疾苦的笑容。飞机一升空，这些人就尽情狂欢起来。上好的威士忌、十几台手提音响中炸响的音乐、数不尽的古巴雪茄——机舱里立刻烟雾缭绕。比利得知这些人都是大厨。为谁工作？他们只是笑笑，说：“盟军。”他们当中有法国人、罗马尼亚人、瑞典人、德国人、伊朗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比利看不出明显的国别特征，不过他们很友好，而且十分慷慨，迫不及待地跟大兵分享烟和酒。这些人显然在伊拉克发了大财。一个瑞典人打开小牛皮公文包，给比利看从巴格达弄到的黄金制品，金项链、金链子、金币什么的，足有好几磅，而且颜色偏橙黄，

说明纯度很高。在大家吞云吐雾、有说有笑的时候，比利拿起一条金项链掂了掂。他才十九岁，浑然不知这场战争还涉及这些东西。对他和B班的兄弟来说，没能两个星期之内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奇耻大辱。

“对。”艾伯特正在打电话。那手机是专门从日本买的，比其他攀比手机的人早了两年。“告诉她，告诉她这部电影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可同样也会获得回报。”他停了停，“卡尔，我能说什么？这是部战争片——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最后。”与此同时，克拉克正在大声朗读《达拉斯晨报》体育版上美洲公司的赔率，好让霍利迪和阿伯特下注。可以拿来打赌的事情有两百多种，比如开球时抛的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在中场表演时天命真女组合的第一首歌是什么、电视台会在比赛的哪一节首次提到布什总统。

克拉克像念菜谱似的念了起来：“德鲁·亨森本场比赛的第一记传球会：成功，减二百；失败，加一百五；抄截，加一千。”

“失败。”霍利迪说，记在自己的本子上。

“失败。”阿伯特表示同意，也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了下来。

“干吗不猜猜碧昂斯会在哪一节坐在我的脸上。”塞克斯说。

“永远他妈的不可能。”霍利迪不假思索地说。

“一百万年以后吧。”阿伯特一本正经地帮腔。塞克斯说去他妈的他就要赌这个，这时艾伯特啪地合上了电话。

“好了，伙计们，看来希拉里·斯万克正式表态了，她对这部电影有兴趣。”

什么，哇，谁？“希拉里·斯万克，那个婊子。”洛迪斯语无伦次，“她居然会跟我们谈？”

“因——为，”艾伯特故意拉长声调，深知B班听到他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她想演他。”他说着指向了比利。B班顿时又是大笑又是欢呼。

“等等。等一下。”比利跟大家一起大笑，但也感到不安。他意识到艾伯特是在拿他开国际玩笑。“她不是个女的吗？怎么会——”

“事实上，”艾伯特接着说，“她说她想演比利和戴姆。把你们俩合并成一个角色，她来演主角。”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这回笑的是戴姆。而戴姆只是心满意足地点点头。“我还是不明白……”比利喃喃地说。

“她是女的并不代表她不能这么演。”艾伯特说，“梅格·瑞恩在那部直升机的片子^①里就是主角，就是几年前跟丹泽尔一起演的那部。或者她可以直接演个男的，哈，希拉里不是因为演男的得了他妈的奥斯卡嘛。^②好吧，是演一个女扮男装的女的。但是管他呢。重点是她不仅仅是个花瓶。”

艾伯特又给很多人打电话：奥利弗·斯通、布莱恩·格雷泽、马克·沃尔伯格、乔治·克鲁尼。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故事。一个因悲剧而更伟大的英雄故事。在艾伯特看来，有关伊拉克的电影的票房一直不尽如人意。这是个问题，不过B班的故事不会有这个问题。这场战争本身的道德界线的确十分模糊，但B班的故事不存在这个问题。B班的故事是关于拯救的，有拯救情节特有的巨大感染力。人们总是会被这类故事触动，艾伯特如是说。每个人都有忧虑，每个人多少都会觉得自己完蛋了，即使是最有钱、最成功、最安逸的人也会有快过不下去了的焦虑感。绝望是人之常情，所以无论救星以什么形式出现，是穿着闪亮铠甲登场的骑士，还是俯冲向被烈焰包围的魔多末日火山的雄鹰，抑或是突破重围突然出现的美国装甲部队，都能极大地震撼人心。认同、救赎、死里逃生，都是让人振奋的东西。震撼人心。“你

① 1996年的电影《生死豪情》，第一部以海湾战争为题材的影片。

② 1999年的电影《男孩别哭》，希拉里·斯万克凭此片获2000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们所做的事情，”艾伯特曾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是最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给了大家希望，人生总该有些希望。地球上没有人不想花钱来看这么一部电影。”

艾伯特年近六十，身材高大壮实，一头蓬乱花白的头发，鬓角不长不短，硬而浓密。他戴着一副黑色圆框眼镜，嚼着口香糖，宽大的手关节突出，耳朵里长着深色的杂毛。他今天穿着敞着领口的白色礼服衬衫，带耀眼的猩红衬里的深蓝色外套，黑色的羊绒大衣和羊绒围巾，油亮的平底便鞋，看上去像是用柔软的巧克力做的。这种不修边幅与温文尔雅的混搭叫比利着迷，也让他从中感到一股足以把B班当早餐吃了还不吐骨头的老练世故。此人可以直接拨通诸如阿尔·戈尔、汤米·李·琼斯的电话，能请到本·阿弗莱克、卡梅隆·迪亚兹、比尔·莫瑞、欧文·威尔逊、鲍德温四兄弟中的两个这类大腕拍电影，可惜这些人要么已经有了片约，要么对这种群像电影不感兴趣。

“我们要拍成《野战排》那样。”下一通电话里，艾伯特这样说道，“群像加上明星，妈的，能行。希拉里很有兴趣。”

B班听了一会儿。那种好莱坞式的对话，充斥着圈内行话和各种不三不四没正经的损人话。

“没门儿。我宁愿跟特蕾莎修女上床，也不跟那家伙拍电影。”

B班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了。

“哦，当然。就好像在你的屁股里插上导管，然后灌灌肠剂。”

B班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笑得鼻涕都喷了出来。

“只是一场战斗？拉里，得了，《黑鹰坠落》才只是一场战斗。听着，我知道这是一部战争片，可我需要一个导演为故事增添一些人性关怀。”

停顿。

“灌肠剂我可以接受，我受不了的是导管。”

又是一阵哄笑。要不是系着安全带，洛迪斯早就从椅子上摔下去了。

“听着，拉里，只有两天。我的小伙子们两天后就要离开了，到时候再联系他们就很难了。除非你的律师想空降到战区里。”

“好——了，”克拉克抖抖报纸，接着念道，“德鲁·亨森会不会被抄截：会，减一百二；不会，加一百零五。”

“会。”霍利迪说。

“不会。”阿伯特说。

“碧昂斯坐在我脸上时会不会给我看她的胸，”塞克斯说道。接着他又用黑人女孩的假音尖声唱了起来：“我需要一个士兵，士兵，需要一个士兵男孩……”

“安静，艾伯特在打电话。”戴姆吼道。B班的其他人也跟着冲塞克斯嚷嚷。闭嘴，白痴，艾伯特在打电话！安静，笨蛋，艾伯特要讲话！这时，一辆SUV开到旁边和他们齐头并进，一群女人，货真价实的女人探出车窗，冲着他们的悍马大声喊叫。她们看上去像是女大学生，或者再大上几岁，是一群身材标致的美国甜心，每晚在真人秀里横冲直撞的完美范本。

车子缓慢地往前挪，她们喊道：“嘿，把窗户摇下来！嘿你，那谁，有没有波庞芥末？哟——呼——牛仔队加油！把窗户摇下来！”

天啊，她们那么漂亮，那么丰满，一边朝他们吼叫，一边疯狂地甩着头发，犹如自豪地挥舞战斗旗帜。这样的姑娘可是B班做梦都不敢想的。塞克斯和阿伯特急忙去开那侧的窗户，一边大声咒骂窗户太难开。意识到这该死的窗户上了儿童安全锁，大家齐声朝前面喊，司机终于按了一下按钮，窗户打开了。女孩们一下子泄气了，哦，是当兵的啊。海军陆战队的吧，她们大概这么想，因为在她们看来都一样。不是摇滚明星，不是高薪的职业运动员，不是电影界或者八卦界的名

人，只是几个坐在加长豪华车里的士兵。大概是某个支持军队的无聊的慈善活动吧。B班努力吸引对方的注意，但姑娘们变得客客气气的。我们是名人！阿伯特喊道。他们要拍关于我们的电影！姑娘们笑了笑，点点头，不住地张望着前后的高速公路，像是在物色更好的目标。塞克斯索性把整个身子探出窗外，喊道：“该死，我是喝醉了，宝贝，而且我也已经结婚了！不过我还是爱早上丑八怪的你！”姑娘们笑了，一时间他们好像又有了希望。不过比利看得出，她们眼睛里的光彩已经消失了。

比利坐回位子上，掏出手机；反正那些女孩也不是认真的。立正！他看着二姐凯瑟琳的短信。

把枪放在皮套里小子

然后是大姐脾气暴躁的丈夫皮特。

搞个啦啦队员

然后是不肯放过他的里克牧师。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就这样，没有其他短信，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妈的，他就没有其他熟人了吗？他现在好歹是个名人，至少大家都这么跟他说，他自然就这么觉得了。车子继续前进，把那群疯狂的女孩甩在后面。体育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像四分之三个硕大无比、长满疙瘩的月亮从

广袤的市郊大草原上冉冉升起。今天他们要在全美电视台上亮相，细节未定，没人知道到时候要他们做什么。可能要讲几句话。可能要接受采访。据说他们要参加中场秀，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亲眼见到天命真女组合，但也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被威逼、利诱或是哄骗着做一些极其丢脸和愚蠢的事。地方电视台已经够糟了——在奥马哈，他们拍摄了一段B班在动物园新建的栖息地里与猴子僵硬地“互动”的镜头；在菲尼克斯，他们被带到一个滑板公园，曼戈在晚间新闻中摔了个屁股开花。普通人上电视总是出尽洋相，比利下定决心不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能是今天，不能在全国电视台上，不，长官，谢谢，长官，我郑重拒绝当傻瓜，长官！

以上种种可能让比利的胃开始闹情绪，好像胃上有个针孔大小的伤口，空气正通过伤口往外跑。他想上电视，又不想上电视。他想上，因为只要不出丑，他说不定能泡到妞；但看着车窗外越来越大好像死星^①一样的体育场，他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了。过去两个星期，他的自信心备受煎熬，感觉像蹚过一条淹过头顶的河。他还太年轻，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算父亲以前主持的一些小规模短程车赛，他从未参加过任何职业体育比赛。尽管就住在从这里往西八英里之外的斯托瓦尔，可除了在经过美化的电视镜头里，他还从未亲眼见过传说中的得克萨斯体育场。这第一眼意义重大，或者说他至少努力让自己觉得意义重大。比利久久地端详体育场，仔细观察它的大小、它的呆板、荒凉和无可救药的丑陋。多年来，在精心拍摄的电视镜头里，这座球场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是得州和美国的骄傲，如法老般永垂不朽。似乎大型公共建筑都自带这种光环。比利把体育场想象成了可以一步

① 《星球大战》中帝国建造的超级武器。

登天的通道或入口。然而现实却如此寒碜，令人大失所望。当然，球场确实很大，但这个庞然大物看上去像个马马虎虎的后院工程。体育场的顶棚是用五花八门的瓷片随意拼凑起来的。整栋建筑透着一股萧条，一股人到中年、大腹便便、行动迟缓、前列腺肿大的衰败感，犹如一头搁浅的巨鲸。比利试着想象体育场刚建成的时候。时光倒回到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前？体育场依旧光彩照人、熠熠生辉时的样子。过去对于比利来说总是不可靠的，但他此刻看着球场的心情，竟跟想起家人时的心情暗暗相通。同样沉重，同样了无生趣、忧愁苦闷，宛如甜得发腻的放克音乐，仿佛暗示着某些真实的东西。也许悲伤才是真正的现实？比利没有认真想过，但他相信衰亡是事物发展的标准轨迹。当某样新事物出现在世界上——比如说一个新生儿、一辆汽车、一栋房子，或是一个有特殊才华的人——凭着运气，又费尽力气和心思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好光景，但是最后，最终，还是会渐渐衰落。比利不明白，如此浅显又不证自明的道理，为什么很少有人理解。他看不起大众遇到点事就震惊和愤怒。战事不顺？啊，啧啧。九一一事件？末日迟早会来。他们痛恨我们的自由？不，他们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比利怀疑他的美国同胞其实心知肚明，只是这片土地上总有什么令他们沉溺于青春偶像剧，沉溺于夸张地扮演无辜的受害者，一味地顾影自怜。

“该死的。”不知谁咕哝了一声，大家集体陷入沉默，从最初见到体育场的激动兴奋变成默不作声。也许是初冬阴霾的天气叫他们扫兴，也许是演出前的焦虑，又或者只是想到他们今天将要面对的事情。不过B班不擅长安静，胡说八道才是他们的风格，想心事带来的沉默很快就过去了。他们看到路边电线杆上挂着一块精心粉刷过的自制牌子，上面写着：停止在伊拉克的强奸！下面不知是谁的涂鸦：我的妈啊。B班爆发出一阵咆哮。